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五十二三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說卷五十二　　宋 衛湜 撰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

鄭氏曰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大傅示之謂為之行其禮少傅審喻之為說其義在前在後謂其

在學時出入謂燕居出入時教喻德成以有四人維持之也

孔氏曰外有傅相内有師保是以世子於師教曉喻其德業成就

嚴陵方氏曰禮樂者教之之道也有教之之道苟非教之之人則道不虛行故立大傅少傅以養之養之將以成其才故也内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

教養之道欲其知此而已保則親也故入則有保師

則正也故出則有師然分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則左右前後出入起居師也傅也保也未嘗不在焉

馬氏曰莫非道也而父子君臣者道之要也

廬陵胡氏曰養長養也猶易蒙以養正

石林葉氏曰家則父子國則君臣世子所學治國齊家以及平天下然其道不可不先有所養大傅少傅養世子之官也大傅在前審其道以示之使視而見也少傅在後奉世子以觀之使觀而化也

長樂陳氏曰師則師以善而使之知保則保其善而使之勿失傅則輔其善而使之成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則師保在左右矣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則大傅少傅出入皆預矣出入前後莫非正人則目不閱淫色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而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道此所以教喻而德成

山陰陸氏曰示示之以象喻喻之以言保者母道也師者父道也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

建安真氏曰前言禮樂者教世子之具此言師傅者教世子之人故立大傅少傅以養之養者從容啓廸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他不過君臣父子之大倫而已大傅以審示言謂修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喻言謂開說其義以曉之也大傅少傅所以教者雖同然大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二者蓋互相發也以一世子之身而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有保出有師四人者扶持而左右之教安得

不達德安得不成哉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鄭氏曰慎其身者謹安護之記所云謂天子也取以成說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

孔氏曰記者更明師保之德師教世子以所行之事

使世子曉諭於德義保則護慎世子之身輔相翼助使世子歸於道諸於也記曰者是古有此記至唯其人皆古記之語語使能一句是作記者解之也案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禄視次國之君古記乃天子之事作記者取以成世子之記耳

長樂劉氏曰師教之敬其五事俾德有地以生焉保護之正其百行俾道有方以達焉記曰者古之三王既稽乎古以成世子之教又從而記之以遺後人修是經者引以為證也

長樂陳氏曰師教之以事而喻諸德師氏教國子以三德三行是也保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保氏養國子以六藝六儀是也虞夏殷周之有師保所謂設三公也有疑丞所謂設四輔也師保謂之三公充

其數則有傳疑丞謂之四輔充其數則有輔弼夫能有聖人之能有賢者之能有能者之能也所謂使能者兼聖賢而言之也舜教冑子以夔周教國子以司樂則教之以樂而已記言教之以禮樂者樂非禮不節禮非樂不和教之以樂則禮存乎其中矣

馬氏曰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由淺而至深也保者所以護之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道也者言其所由也

山陰陸氏曰師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保護其身以輔之歸諸道如此何事而非德孰身而無道記曰有師保有疑丞而已言不具也官不必備此官宰六卿有道者兼之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左右蓋輔弼之任也三公言及者尤難其人也虞夏殷周有師保有疑丞疑擬其前丞承其後比我而相之謂之輔拂我而相之謂之弼以擬吾前故有問無以對責之疑以承吾後故可志而不志責之丞以比

我嫌於不能正故可正而不正責之輔以拂我嫌於不能揚故可揚而不揚責之弼

建安真氏曰師也者教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古者所謂師保其職蓋如此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

謂也

山陰陸氏曰君子成德之名

嚴陵方氏曰言君子有君國子民之德也蓋教世子必使為君子故以是言之德成而教尊者為其能重道故也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學至於此然後能為君故曰君之謂也

馬氏曰官正以言其近國治以言其遠董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萬

民正則遠近內外莫不一於正與此同意也夫德之所以成者衆矣而獨言君者蓋有德而無位則教未必尊官未必正國未必治也有君德而又有君位然後可以及此也

長樂劉氏曰君子曰德者四輔三公之任所以弼成天子從容中道其德任於師傅矣故德成者其教尊教尊者其官正官正者其國治君之謂也言四輔三公之官各正厥職則國罔不治而君道成焉故三代

之君以國治為德之成則師傅之官正而教尊焉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

鄭氏曰聞之者聞之於古也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

孔氏曰仲尼聞古之言為人臣者殺身猶尚為之況周公乃廣大其身古人益君則身處危亡周公益君

則身居尊顯古人益君則勤若周公益君則逸樂是於身有優饒於德又廣大也

廬陵胡氏曰漢書匈奴傳云于者廣大之貌

黄氏曰蓋迂者迂廻委曲之義也優者優勝之義也謂周公迂廻委曲設教如成王有過撻伯禽之類皆委曲其身以正其君爲聖人優勝之道也故能成其大功其先引殺身益君者教後世弼輔王室者如周公盡心以成其太平之功仁聖之德皆可則效爲人

臣者殺身益君猶可豈不可繼立周公之道哉則立
教勸善之旨正在於斯矣
長樂陳氏曰迂身非直躬者也殺身非迂身者也迂
身以善其君者易殺身以有益於君者難為人臣者
於其難者猶且為之況其易者乎此周公所以優為
之也蓋周公以臣而攝君之政成王以君而學世子
之事此所為迂也然不爾不足令成王知君臣長幼
之義先儒嘗謂周公之道曲而當者此也於周公言

踐阼於成王言涖阼踐以位言涖以政言

嚴陵方氏曰于者曲也謂委曲其身以正其君周公居人臣之位而攝天子之政抗世子法於伯禽以善成王皆所以致曲也優言為之有餘而不廹也

馬氏曰為人臣者無以有已殺身以成其仁者有矣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然而殺身而益其君則非君子之所欲也若夫有以益於君又有以存其身則君子之所欲也周公所以優為之

建安真氏曰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者蓋成王雖幼已為君矣不可以教世子者教之惟以教世子者教伯禽使成王覩之是乃所以善成王也傳言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成王不可撻也撻伯禽則成王知警矣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鄭氏曰以為世子若為世子時也伯禽與成王居亦學此禮於成王側

孔氏曰成王既幼未能涖阼為人君應須教以世子之法然後能為人君成王既無父令若以成王為世子時則無為世子之處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伯禽與成王居令成王學之知父子君臣之義也鄭註若為世子時以實則不為世子也

嚴陵方氏曰盡人之道無他在乎參彼已之情而已

然則居君父之位操使令之權其可以不知臣子事人之道哉既居天子矣又不可以世子之法加之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其相觀而善故也此文繼言長幼而上則不言者以事人使人兼之故也

馬氏曰登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鄭氏曰處君父之位覽海内之士而近不能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矣

石林葉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於為子而教則易以恩廢於為臣而教則易以義奪此世子所以養之道教之德使自得於已而不以義傷恩也

講義曰夫教養世子而不能使之知父子君臣之道非惟不能以善世子亦非所以兼濟天下之道也何者兼濟天下之道始於父子君臣之義也能善養世

子者使知是道然後可以兼天下而有之矣故曰養世子不可不慎也得其教養世子之術則與夫兼天下而有之者兩得之矣不得夫教養世子之術則與夫兼天下而有之者兩失之矣此所以不可不慎也易曰慎斯術以往其無所失矣亦是意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

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周公踐阼

鄭氏曰學之為父子君臣長幼學教也司主也一一

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

孔氏曰物猶事也一事謂與國人齒讓三善謂衆知父子知君臣知長幼也世子唯在學時與國人齒若朝會飲食則各以位之尊卑諸子職云辨其等正其位是也國人謂不知禮者疑而發問也有父在則禮然者是知禮之人荅之也父在則常須謙退不敢居人之前故云父在則禮當如此父子天性自然故云道君臣以義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上下故云節不

言兄在則禮然而云長長者以世子無兄故也國人聞世子居臣子之禮於是各知尊其君父故世子所以父在為子禮君在為臣禮也斯語辭也謂之臣者世子於君雖曰君臣異於義合也樂正主大子詩書之業父師成就其德行一人謂世子一人有大善則萬國以正也從上三王教世子至此皆周公踐阼之事

長樂劉氏曰物謂德行與鄉三物同義

長樂陳氏曰齒於學世子所難也以所難之事而世子行之非德性之自然何以至此故曰行一物物者性也行一物由中出也三善皆得者自外入者也經曰雖天子必有尊也以天子尚有所尊而況於民乎故知為父子則孝知為君臣則忠知為長幼則順孝弟忠順立而國治矣

嚴陵方氏曰齒讓者序齒而相讓也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或言為或言謂之者唯其以天合故直

言為唯其以人合故止言謂之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長幼則內外之所兼有也內外治則國其有不治者乎書言父師少師則此言父師蓋大師也以其尊故以父稱之

山陰陸氏曰衆著於君臣之義辭閒容於緩辭也父子在我長幼在我而君在彼其言也亦以此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變為稱謂者言忠孝一致也為子孝臣斯忠矣故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學之為

父子學之為君臣學之為長幼於此有學焉蓋樂正司成之事周公踐阼亦目下事不言而治至是天下定矣不嫌不治亦治在成王者也此篇始曰周公相踐阼而治次曰周公攝政踐阼而治卒曰周公踐阼則周公踐位久天下愈益不疑

馬氏曰凡入學以齒父在則居子之節知所以親親也君在則居臣之節知所以尊君也其父子君臣長幼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故曰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

而國治也

新安朱氏曰語曰此書太甲篇文有本作人正謂天子而元良初不謂太子也古人引經多如此今但隨文觀之可也

石林葉氏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蓋乾始於元而終於貞世子有君道也體元之善則仁以長人立事之榦則貞以及萬國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

義長幼之序

鄭氏曰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為政於公族者

孔氏曰自此至不翦其類為第三節明庶子正理族人燕飲及刑罰殊於異姓之義令案在下皆君之所為非庶子所正故知庶子唯主其政令而已故讀為政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屬司馬諸侯謂之庶子職掌與諸子同鄭註諸子云國子是公卿大夫士之副

貳也言副貳於父也

長樂劉氏曰正政也諸侯立官掌其宗族之政治則曰庶子天子立官掌其宗族之政治則曰諸子周禮未成之前尚仍文王舊法故此經曰庶子之正於公族正者所以正人之性俾安於中則情僞雖生不敢越於理義然後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婦順朋友信義五品不違於中而人倫之道明乎宗族矣聖人將化天下也齊其國也正其宗族以為之

本將正其宗族也正身以為之本必擇賢才盛德之士以掌其政令則庶子之官非其人不可得以正其宗族矣是以庶子之政必以六德六行為本

長樂陳氏曰言教世子而繼之以庶子正公族行法自貴者始故也教之事乎上則以孝弟教之交乎旁則以睦友教之恤乎下則以子愛

山陰陸氏曰周官所謂諸子即此庶子燕禮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

倅先儒謂庶子諸侯之官誤矣
廬陵胡氏曰正謂公族之所取正
建安真氏曰周公之所以教者不過為人子為人臣與事人之道而已能此三者則他可類推矣古者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之子皆入於學而世子與之齒遜焉夫天子之世子將為君者也而乃於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以齒為後先何哉君在故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為世子而以尊君親親敬長之道為天下倡

人其有不翕然視傚者哉秦漢以來禮樂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教齒冑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驕之習此篇雖存無復有考之者矣此治之所以不古若歟

其朝于公内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

鄭氏曰内朝路寢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

孔氏曰此公族之等若朝于公之内朝則西方東面

北上皆同姓之臣不得踰越父兄皆以昭穆長幼為齒謂父兄雖賤而在上子弟雖貴而處下若公族朝于外朝與異姓同處其位次則以官之上下不以齒也案周禮司士掌路寢門外之朝此外朝司士為之則知内朝是路寢庭朝也又司士掌正朝儀之位王族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是在路門外也故知此外朝路寢門外之朝也此對路寢庭朝為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

三槐九棘之朝則此路門外朝亦為内朝也故玉藻云朝于内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是也其朝位天子之朝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其士門西東面北上若諸侯之朝案大射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與天子不同

長樂陳氏曰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

公族朝於内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内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内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内朝則又有外朝明矣諸侯内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

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于內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王燕朝之位雖太僕掌之然其位之所辨不可以考文王世子曰公族朝於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燕朝宜亦然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北上則所尊在內也臣有貴者以齒則賤者可知矣自三公而下皆在所司而以士名官者

司至於士則朝之所司者悉矣且古之名官多以小
該大故守廟祧而名之曰守祧典律同而名之曰典
同也
馬氏曰內朝以齒則公族有所伸外朝以官則公族
有所屈有所伸有所屈皆先王治宗族之道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
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鄭氏曰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

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上
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
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
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
孔氏曰若公族在宗廟之中則其立位如外朝之位
宗人授百官之事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
又以官之職掌各共其事案周禮司徒奉牛牲司馬
奉羊牲其司空奉豕無文案周禮雞人屬宗伯羊人

屬司馬犬人屬司寇又案五行傳牛屬土雞屬木羊屬火犬屬金豕屬水司空冬官位屬水故鄭知司空奉豕據諸侯三卿言之故不云雞犬及馬也其登餕獻受爵不用衆官唯用上嗣案特牲禮尸食之後主人主婦賔長等獻尸三獻禮畢主人獻賔及獻衆賔畢主人酬賔賔奠不舉主人獻長兄弟及獻衆兄弟内兄弟等訖長兄弟洗觚酌尸為加爵衆賔長又加爵畢嗣子乃舉奠奠者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于鉶

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乃嗣子舉之必嗣子舉奠者

鄭註云將傳重累之者又云大夫之嗣子不舉奠奠

者唯天子諸侯及士之子禮耳特牲又云嗣舉奠盥

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

尸荅拜嗣子卒觶拜尸尸荅拜則此經所謂受爵也

又云嗣舉奠洗酌入尸拜受嗣子荅拜則此經所謂

獻也又云無筭爵之後禮畢尸謖而出宗人遣嗣子

及長兄弟相對而餕所謂餕也以特牲言之則先受

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此經先云餕者以餕為重舉重者從後以嚮先逆言之也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餕時登堂獻時亦登堂受爵之時亦登堂此一登之文包此三事也餕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為主

長樂劉氏曰宗人者諸侯掌禮之官也天子則曰大宗伯

長樂陳氏曰外朝主敬宗廟之中亦主敬故在宗廟

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是宗廟朝廷之儀一也特牲之禮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此餕而後獻獻而後受爵者特牲言行禮之序此言其尊祖而已故有所先後

嚴陵方氏曰凡有族則有祀祀則有宗宗人蓋典祀者也虞曰秩宗殷曰太宗周曰宗伯其義一也然屬於禮者皆宗之所典其名止以祀為義者五禮以祀為先故也

山陰陸氏曰內朝親親外朝貴貴在宗廟之中則二者並隆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貴貴也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親親也以官若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獻之類以爵若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之類也獻受爵謂上嗣嘗受爵于尸矣已而復酳獻尸也據特牲嗣舉奠盥入尸執奠進受復位舉奠洗酌入尸拜受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鄭氏曰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特為位不在父兄行列中

孔氏曰庶子治之為治此公族朝于內朝之時也既不計官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在無爵父兄之上其餘非內朝則並計官也此句應承臣有貴者以齒之下當是簡札遺脫耳其外朝既曰司士為之則內朝自然庶子治之也鄭引一命再

命三命皆黨正文一命尚𦍒若與鄉里長宿燕食則猶計年也再命漸尊不復與鄉里計年唯官高在上但父族為重猶與之計年為列三命大貴則不復與父族計年唯官高在上别席獨坐在賔之東也

嚴陵方氏曰前言司士為之此言庶子治之者治上道也為下道也

山陰陸氏曰司士為之庶子治之者為之以禮治之以義也蓋司士為之以禮恩也故庶子治之以義雖

有三命不踰父兄據此進齒一等方其以爵以官嫌齒太陵故也先王所以均節仁義使恩協禮稱世無得議焉凡以此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鄭氏曰大事謂死喪也其為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者主人恒在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

孔氏曰此謂君喪而庶子官掌之事也案喪服臣為君雖皆斬衰其庶子列次之時則以其本服之精麤為序衰麤者在前衰精者在後精麤謂衰服縷布精麤也非但公喪如此雖於公族之内有死喪之事相為亦如之為死者服麤者居前服精者居後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仍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居喪主也

嚴陵方氏曰送死足以當大事故謂之大事服輕則

於喪者為疏服重則於喪者為親以精麤為序也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賔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鄭氏曰異姓為賔為同宗無相賔客之道膳宰為主人君尊不獻酒也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親者稠疏者希

孔氏曰此明公與族人燕食之禮庶子掌之也燕飲必立賔以行禮異姓為賔必對主人君尊不宜敵賔

故使供膳之宰以為主人使得抗禮酬酢也公既不為主族人又不為賔故列位在父兄之坐上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族食謂與族人燕食也族人既有親踈燕食亦隨世降殺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若與異姓燕飲則燕禮云宰夫為獻主

嚴陵方氏曰凡燕之禮必立賔以備酬酢之儀若鄉

飲酒言立賓以象天是也然主人者尊賓旣謂之賓則尊之而已非親之也親莫親於同姓則君於同姓固無賓之之禮也故燕族之賓不以同姓而以異姓為之也膳宰解見篇首主人即周官所謂獻主也謂之燕則君於羣臣亦有賓主之道焉故不可以無獻主雖然君臣之義又不可以燕廢也故使膳宰為主人而已蓋燕飲以食飲養賓而膳宰以食飲養君之官也使所以養君者養賓焉則君子之厚意也公與

父兄齒則以門内之治而長幼之節不可廢故也

山陰陸氏曰世降一等謂若於君在祖行即就父行父行就兄弟行兄弟行就子行葢燕以示慈惠饗以示恭儉食在二者之間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與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

之服皮弁服即於路寢宰夫為主異姓為賔君與族人燕于堂后帥内宗之屬燕于房其物餚蒸所以合食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疏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别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升降之儀脫屨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筭以盡懽其大宰蓋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蓋亦不以至尊廢至親也特牲饋食禮祝告利成徹庶羞設于西序下鄭氏

引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于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于堂内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于房由是觀之燕族之禮不特天子諸侯而已禮書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宫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宫貴室諸子

諸孫守下宮下室

鄭氏曰在軍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行以遷主言禰在外親也出疆謂朝覲會同也正室適子也太廟太祖之廟守貴宮貴室謂守路寢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也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

孔氏曰此明庶子從行在軍及公行庶子留守之事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遷主而呼為禰者既在國

外故依親親之辭若出疆庶子不從公行則亦掌留守之事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宫者與下文為總正室守太廟以下則各言其别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謂公卿大夫之適子也貴宫貴室總據路寢指其院宇謂之宫指其所居之處謂之室上言大廟故知此下宫是高祖以下親廟上云貴室是路寢故知此下室是燕寢諸父諸子諸孫未審為是君之諸父及諸子孫之行為當是見任卿大夫

之諸父子孫也然鄭觧正室適子云卿大夫適子則諸父子孫亦謂卿大夫之諸父子孫也不云兄弟者諸兄從諸父諸弟從諸子也

長樂陳氏曰古之教國子者以什五之法寓於道藝之間以羨卒之法行於游倅之列及其有事則用之故在軍則守公禰在國則守公宫繫於庶子則守公禰者公命之也周官小宗伯曰正室謂之門子則正室適子也戰則守公禰此以死守公禰者也故謂之

孝愛之深正室守太廟此以承重者守所重也故謂之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諸兄諸父守貴室子弟守下室此尊不偪下下不陵上者也故謂之讓道達先王之於國子教之未嘗不用用之未嘗不教此所以無不成之材也

嚴陵方氏曰古者軍行必載遷主解見曾子問守公禰必以其族而異姓不得與焉則不以䟽間親故也族之無事謂無吉凶之事者正室守太廟則以將為

祭主故也以其當室故謂之正室以其當門故小宗伯謂之門子其實一也貴宮貴室謂昭廟也下宮下室謂穆廟也父為昭故諸父諸兄守昭廟子為穆故諸子諸孫守穆廟既言宮又言室者以理推之則伯父守貴宮叔父守貴室諸子守下宮諸孫守下室可知孫非穆行而守下室者以其卑而已其曰諸則所守者非一人矣

山陰陸氏曰太廟若周公之廟貴宮貴室若魯公之

廟下宮下室若羣公之廟喪大記曰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趙世家曰昔者下宮之難此卿大夫下宮下室也

廬陵胡氏曰以上言公宮則知上宮下宮皆人所居之宮也上言大廟則知貴室下室皆親廟而高祖以下也文十有三年大室屋壞室謂廟也

禮記集說卷五十二

禮記集說卷五十三

宋 衛湜 撰

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

鄭氏曰死必赴赴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為始封子也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承讀為贈聲之誤也正正禮也

孔氏曰此論族人雖或至賤吉凶必須相告弔賵含
贈皆當有正禮庶子掌其正焉經云祖廟未毀謂同
高祖若高祖以下惟有四廟今云五廟故云容顯考
為始封子也五世祖是始封之君自五世以下其廟
不毀故為五廟也鄭註六世以往者從六世以至百
世但有弔禮故言以往四世同高祖有緦麻之親五
世則親盡但有袒免而已賵賻含襚皆贈喪之物庶
子之官治之隨其親疏各有正禮賵車馬賻財帛含

珠玉襚衣服總謂之贈贈送也

長樂陳氏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雖不為庶人吉凶不必赴告義也祖廟未毁雖為庶人吉凶必赴告恩也五世而親屬盡故為之免六世而親屬竭故弔之而已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則緦麻而上宜服不服者可知也實於口者謂之含承於身者謂之承凡玉可以為渠眉疏辟者皆承也

嚴陵方氏曰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云

五廟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為庶人其親屬未絶不以貴賤之間而亡吉凶之問也故後以不忘親言之赴亦告也以其事急而疾趨以告故謂之赴則告以必告也以承必告之下故以則言之免已見檀弓免馬解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纎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宫刑

鄭氏曰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不於市朝

者隱之也纖讀為殲殲刺也㓷割也宫割臏墨㓷刖

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告讀為鞠讀書用法曰鞠宫

割淫刑

孔氏曰自此至親哭之論公之同族有死罪有司行

法之事及公為貶降之禮磬盡也令其性命磬盡㮴

魯語云小刑用鑚鑿次刑用刀鋸㮴墨刑刻其面是

用鑚鑿也其宫㓷之屬則㓷割也讀書讀囚人所犯

罪狀用法謂用其法律平斷其罪鞠盡也謂推審其

罪狀令盡漢書每云鞫獄是也欲纖剌劓割之時必鞫讀刑法之書于甸人之官也公族雖犯宮刑不得行宮刑但髡去其髮故掌戮云髡者使守積鄭註謂同族不宮者是也

長樂陳氏曰公之於族示之以孝弟睦友子愛之道所以教其善示之以廟朝之禮所以教其敬示之以喪服之禮所以教其哀示之以燕食之禮所以教其親示之以宮室之守所以教其忠示之以赴告弔免

所以教其義示之已盡而猶犯焉然後隨之以刑可

也其死罪則縊之於甸人其刑罪則纖剸裁者亦

告於甸人不忍與衆棄之也不忍與衆棄之而必於

甸人亦以甸人供祭薦之物故也蓋不以親廢法不

以私滅公然後宗廟可得而事然則以親而體百姓

乃所以事宗廟也雖然不以公盡法故無宮刑不以

義掩恩故三宥而又追之至於無及然後素服不舉

爲之變

嚴陵方氏曰磬謂縊殺之縣之如磬磬於甸人則甸師所謂王之同姓有皐則死刑焉是也彼言天子故謂之師此言諸侯故止謂之人而已亦告於甸人謂有司告之使致其刑也公族於五刑之中獨無宮刑下文所謂不翦其類是也

山陰陸氏曰甸師與王共宗廟之事者也周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共齍盛喪事代王受眚烖據此於王可謂親矣甸王所自有也

廬陵胡氏曰告如字

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鄭氏曰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寛也欲寛其罪出於刑也又復也對答也先者君每言宥則答

之以將更寛之至於三罪定不復荅走往刑之為君之恩無已也罪既正不可宥公又使人追之曰必赦之重刑殺其類也反命白已刑殺也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麻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親哭之者不往弔為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

孔氏曰獄成謂獄斷既平定其罪狀也公又使人追之謂追止行刑殺之人曰雖重罪如是必更寛宥赦其刑殺也素服不舉饌食為之變其常禮如其親疏倫輩之喪身不往弔無弔服也乃親哭之異姓之廟鄭註曲禮重素云衣裳皆素此素服亦然也人以凶事用布今乃用素是為吉也吉時皮弁白布深衣素積裳以采為領緣今衣裳皆素為凶也非如五服之限故鄭云非喪服也引君雖不服至弁經並服問文

也案司服云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是疑衰輕於錫衰諸侯為卿大夫既錫衰士宜卑降故疑衰但士有同姓異姓故以同姓為緦衰異姓為疑衰今此云素服不言素冠故云亦皮弁

長樂劉氏曰聖人之於萬物莫不以道化遂其性也成其形也終其命也而況於其有服之親哉然而代天工立人道百王授受者禮樂政刑而已也故悖於中者禮樂之必棄政刑之必加又敢私於其宗族哉

不幸而悖於中者出於公族聖人猶有三宥之心而有司之正不可奪也於是素服不舉樂不御正寢不羞常膳哭之如其倫之喪責其化之不逌於宗族也而無服者罪其忝祖而絶之也

長樂陳氏曰三宥而又追之與舜欲竊瞽瞍而逃同意素服不舉為之變與屏不帥者三日不舉同意無服與屏不帥者終身不齒同意

廬陵胡氏曰有司又曰在辟以示後世臣執法宜堅

其君用刑宜寛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春秋傳曰臣義而行不待命者此也

河南程氏曰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罪者有服也

新安朱氏曰此素服下脱居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下亦脱於異姓之廟五字當補之

公族朝於内朝内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鄭氏曰内朝謂以宗族事會體猶連結也

孔氏曰自此至類也覆明在上公族九條之義欲使親在其内故於内朝若族人在外朝則不復計年以官為次蓋外朝主尊别不得以私恩為異是欲與異姓相連結以為體也此覆釋在上三條

長樂劉氏曰自此至不翦其類也者皆作記者既載文王周公所行之法於前又以其意解釋厥義於後所以教後世之為國嗣者必聽於庶子之治而服行其政令不敢挾貴而踰於禮不敢恃親而慢於德則

文王之範不獨成於其身而又足以成其子孫於萬世繼繼承承而不泯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外朝公族蓋不與故周官內朝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外朝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嚴陵方氏曰體謂與之為一體也與後言體百姓之

體同

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

鄭氏曰崇高也授事以官官各有能也上嗣祖之正統

孔氏曰廟中行禮是先祖尊嚴之所所主在德故列爵為位是崇有德也官由賢能而興今欲尊崇此賢故授事以表之也適子先祖之正體故使受爵于尸

及升餕尸餕是尊祖之道理也此覆釋上第四條

嚴陵方氏曰宗廟之中序爵以辨貴賤爵不踰德故謂之崇德序事以辨賢否故宗人授事以官謂之尊賢於上文言獻受爵此止言受爵以上見之也此篇解上文或此略而彼詳或此詳而彼略其義皆倣此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

鄭氏曰紀猶事也與族燕則以齒以至尊不自異於

親之列殺差也

孔氏曰不計爵之尊卑以服之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是不奪人本親之恩此覆釋第五條公所以降己尊而與族人燕會齒列是欲使民有親屬者不相遺棄孝弟之道通達於下族食毎世降一等是親親之殺此覆釋第六條

嚴陵方氏曰喪在彼也而我以禮數紀之謂之喪紀奪者對予之名不奪則予之使無失其爲親故也君

與族燕以齒則不敢以君之位而加於父兄然親親

不可以無殺故世降一等焉

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

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

矣

鄭氏曰行主君父之象大廟不敢以庶守君所重也

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

孔氏曰在軍載主以行使庶子官主守而尊之示不

自專此是孝愛之深適子是宗室之正大廟是祖之正使適子守太廟是尊宗廟之室君臣之道著明也貴者守貴賤者守賤賤者讓於貴貴者不相陵犯是讓道達也此覆釋第七條

嚴陵方氏曰事生之道不若事死之為至居安之節不若居危之為難故戰守於公禰所以為孝愛之深凡君之宗皆謂之宗室則親親之意也正室又其正者也正室守太廟所以尊宗室而庶子之與異姓莫

敢介焉且不疑於無君故曰君臣之道著

山陰陸氏曰貴室衛護蓋多下室蓋寡故曰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鄭氏謂貴者守貴賤者守賤非

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

鄭氏曰鄉方言知所鄉

孔氏曰君不以貴仍統於親故族人有事告赴是不忘親也既與君有親何得為庶人蓋賤其無能也君敬重弔臨賵賻不使闕失者是君親睦和友之道也此合結庶子官之義而先結於此者以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也此覆釋第八條

嚴陵方氏曰如上所言皆庶子之官所治也庶子之官以治內為事凡治之序自内以及外而已故曰庶

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倫者先後不可亂之謂也周

官凡言邦國者諸侯之國也邦國有倫而衆不惑於

道之所在故曰衆鄉方言方者道之方也

山陰陸氏曰是睦友之道而已非孝弟之道也亦非

慈愛之道也敘古之庶子之官在此者不以能正公

族爲治以能使公族不犯刑爲治也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

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

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無宫刑不翦其類也

鄭氏曰犯猶干也術法也翦割截也

孔氏曰國立有司以法齊治一切令不可以私親之罪而壞有司之正法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為一體故曰所以體百姓也異姓刑之於市同姓刑於甸師隱僻之處者不與國人謀慮兄弟也弗弔弗服哭於異姓之廟為其犯罪忝辱先祖故遠之也素服

居外以其實是已親私心喪之也所以然者骨肉之親無斷絶之理故也

嚴陵方氏曰有司以正行法故無貴賤親疎之間茍以公族之故乃欲奸有司使獲免焉則法失其正矣故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刑於隱則非與衆棄之矣故曰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公族不止於兄弟特舉中以該上下爾素服居外不聽樂則以哀未忘也遠之者公義也哀未忘則有私愛存焉故

曰私喪之也夫有生所以傳類而宮刑則無生之道焉故公族無宮刑

盱江李氏曰掌囚王之同族者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由此觀之先王之制雖同族雖有爵其犯法當刑與庶民無以異也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為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

之而不刑殺是為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親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則五刑之屬三千特為民也賞慶則貴者先得刑罰則賤者獨當上不愧於下下不平於上豈適治之道邪故王者不辨親疎不異貴賤以致於法其所以不肆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為其有恥毋使人之見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

鄭氏曰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警猶起也周禮凡用
樂大胥以鼓徵學士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
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
觀禮耳非為彼報也有司告祭畢天子乃入
孔氏曰自此至典于學為第四節論天子視學養三
老五更并明公侯伯子男反歸養老於國也天子視
學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大昕者大猶初
也凡物初為大末為小昕猶明也謂視學之晨徵猶

召也初明擊鼓警動衆人令起衆人聞鼓聲而起先至會聚之處然後天子始至尊者體盤故也天子既至乃命有司行此釋奠之事有司即詩書禮樂之教官也此謂因大合樂時祭先師先聖也若四時常奠則各於其學之中又不祭先聖也所以視學者觀有司行禮非是為彼學士而報先聖先師也於時天子視學在虞庠中有司告釋奠既畢天子乃從虞庠入反於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故云始之養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視學四養老也簡不帥教也出征受成也以訊馘告也養老必於仲春季春仲秋而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者無常時雖無常時其入學也亦必養老焉文王世子天子將視學以鼓徵衆序立以齒及天子至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於西學有司卒事反命乃適東序養老焉此視學之大略也禮書

長樂劉氏曰天子之元子諸臣之適子鄉遂之賢能

在王之大學修德習樂學舞其必於仲春合樂舞仲秋合樂聲者教之致其敬蓋有三義焉一為元子將承祖考之祭祀必明於禮樂也二為將傳道於聖師必先竭其恭敬也三為天子視學必釋奠養老學士合舞以成其禮也聖人之政先齊其家既正后妃之德於内又正元子之德於外是故天子之大教以視學為先務焉

嚴陵方氏曰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蓋教養之久然

後可以視之故也天子視學必警衆所以奉至尊不可不各致其敬故也

山陰陸氏曰興秩節此爲養老視學爲之祭節矣其禮有常秩也言先聖在後者容有司卒事自先聖所反命也與天子出征造於禰同義

石林葉氏曰天子視學則觀禮樂於其中故典禮則言秩典樂則言節書曰天秩有禮則凡見於度數者皆出乎天也傳曰干戈戚揚樂之末節凡見於舞者

皆存乎人也出乎天者而以人庸之存乎人者而曰天有之皆所謂禮樂之大者

講義曰學者所以養育人才之地也雖以天子之尊必視學者所以教養人才不可不以身親之也天子而以身親之則勤者知勸怠者知懲業之精麤有所區别此視學之意也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

養也

鄭氏曰又之養老處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始立學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適饌省醴親視其所有

也發咏謂以樂納之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

獻畢而樂闋

孔氏曰若尋常視學則於東膠中唯行養老之禮若始立學既視學畢適之養老之處東序之中天子親自釋奠於先世之老祀先老畢遂於東序中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若非始立學則不釋奠於先老也布席既畢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并其珍具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之時遂作樂發其歌咏以樂

納之也三老五更即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修行孝養之道也案蔡邕以更字為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為三人五更為五人非鄭義也天子冕而總干而舞執醬而饋是父兄事之也三辰謂日月星五星謂金木水火土三辰之星則二十八宿及諸星也三老如賓五更如介者案鄉飲酒注敷席賓席牖前南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是也老更既如賓介故羣老如衆賓以其無文故云必也案鄉飲酒注席衆賓

于賔之西南面各特焉是也

嚴陵方氏曰上言視學至此言適東序則知所謂學者辟廱也辟廱時王之學也於時王之學祭先師先聖於先王之學釋奠於先老隆殺之別也以其隆故曰視以其殺故曰適適則自此適彼而已設其席位則老者欲安之故也饌者食也醴者酒也適饌省醴蓋互言之皆適其所而省之也珍若八珍之屬凡可以養者莫不具焉故謂之珍具若王制以珍從是矣

脩之以孝養者謂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賔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故永平中拜桓榮為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為三老而鄭氏以此為三代之制誤矣禮書　又樂書曰天子莫重於視學亦莫重於養老故老更者為其血氣既衰而養以佚之仁也飲食

之珍具親執而奉之禮也憲行以善吾之行乞言以廣吾之聞智也父事之不疑其所謂父兄事之不疑其所謂兄義也有親者視之而興孝有兄者視之而興悌信也夫一舉養老之事衆皆知其德之備者以此而已葢釋奠於先老所以明其不忘本也適饌省醴所以明其不敢慢也樂則清廟象武之頌所以示德與事也語則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所以辨君與親也然咏歌者樂之聲管者樂之器舞者樂之容養老

之樂始而發咏中而管舞卒而樂闋則堂上堂下之樂和樂而不流也其所以命羣后羣吏反養老幼於東序者不過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始之以養終之以仁而已古之君子必謹其終始如此而衆安得不喻之哉

馬氏曰先老者三老五更存於先而可以為法於後而天子所以為師也三老五更者以其深知三德五事之意也亦不必數之三五也羣老者庶子之老也

王制所謂庶老是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上貴老而民興孝故天子之於五更則以兄事之至於庶人之老其禮宜殺焉退修之以孝養釋其適饌省醴之意也說者以為既迎而入獻之以禮獻畢而樂闋其說非也蓋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退而適饌省醴則所謂退脩之以孝養

廬陵胡氏曰之往也往養老之處始初也鄭謂始立學非遂發咏焉此約大射禮賔入及庭奏肆夏也尊

老故用兩君敵禮入門而縣興

金華應氏曰東序夏后氏之學名也此所云序則未必自為一學也即學宫之東序焉爾始立學者既釋菜而退儐于東序諸侯學校之東序也天子亦始立學視學興秩節而始適東序天子學校之東序也鄭氏於此二者皆以為自上庠而適東序夫東序在郊而東膠在國若自郊反國則驅馳甚矣以此約度之則東序亦在學中而已樂記祭義皆謂食三老五更

於太學則天子之所視者即太學也大學之有東序者蓋地道尊右神祀尚陰故宗廟之位皆以西為上竊意夫西者廟宮之所存所以尊先聖先師也東者黌舍之所寓所以處國子俊造也今學宮亦然故立學釋菜則退儐於此而行一獻之禮視學釋菜則退儐於此而行一獻之儀視學卒事則設位於此而脩孝養之禮兩者皆曰退儐曰退修蓋以廟宮為尊故以黌舍為退猶朝廷之進見而曰退也不特此爾春

夏干戈秋冬羽籥於此而學焉凡祭與養老乞言之禮亦於此而學焉大司成之論說亦在是蓋東序之所容者廣不必若上庠瞽宗之各異其學也諸侯立學皆退僨於此則知東序不獨魯有之明堂位之言欲明魯禮之盛耳然則天子立四學者何歟曰大學即辟廱也東序亦在其中推本而言之則序之名蓋實因乎夏兼虞商則為三代之學矣又以周言則為四學祭義云食老更於大學即東序之養老也祀先

賢於西學即視學釋奠也月令之釋奠不曰先聖而專曰先師者先聖少而先賢多也此月令釋奠專曰先師也東序西學皆在大學而獨以大學為三老五更之地者重其禮也亦恐黌舍廣而廟祀之未必及之東序釋奠先老猶今時祀於學之東偏蓋聖師在西而先老在東也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

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

鄭氏曰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語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筦播其聲又為之舞皆於堂下衆謂所合學士也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

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為用前歌後舞也
上下之義由清廟與武也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
終此所告者謂無筭樂
孔氏曰反謂反席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於
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
面歌清廟之詩以樂之此約鄉飲酒文知之案鄉飲
酒登歌之後乃下管間歌合樂之後樂正告云正歌
備後作相為司正賔取觶酬主人主人酬衆賔是歌

備而旅酬也旅酬之時則語說鄭註合於樂之所美以成其意者解經合德音之致樂之所美謂清廟之詩所美文王有君臣父子長幼之德今於旅之時論說君臣父子之道合會清廟所美之事以成就其升歌清廟之意也德音謂清廟之詩是文王道德之音致極也下管象舞大武者登歌之後笙入立於堂下管中奏此象舞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大武即象也案詩維清奏象舞是武王作樂稱象也大會聚學

士以登歌下管之事歌舞其樂以明上天授命周家之有神興起文王武王之有德使衆前歌後舞也登歌清廟文王詩也君詩在上下管象是武王詩也臣詩在下是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以此教上下衆知之是上下之義行於衆庶也養老之末無筭樂之終也有司告王以樂終

長樂劉氏曰周之功成於文王致中和配天地莫大於此詩升歌以養老敬而愛之同於祖先也禮之大

有過於是乎清廟既終乃歌維清之頌以奏象舞又
歌武頌以奏大武之舞然後合衆學士以舞六代之
樂三老五更羣老因其升歌合舞遂言文王之所以
為德武王之所以為功黄帝堯舜禹湯之所以為道
皆正五品於其民以致中和之事莫不由乎修身正
家以為教化之本也則大其禮盛其樂以養老者所
以達六代之聖王有神靈垂教於萬世興天下之大
老致盛德於一人也豈不足以正君臣之位貴賤之

等乎故上下之義行焉

長樂陳氏曰歌者樂之聲管者樂之器舞者樂之容登歌清廟所以著其德下管象所以著其事舞大武所以著其功而又大合學士以預其事則幽足以達有神明足以興有德也古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以禮樂相示而已以明非有德與事功者不可以當此然則養老而歌舞是者以其足以當之也樂所以達有神興有德則老者之道亦足以感神而

作人矣言養老而不及幼及命諸侯羣吏則兼幼言之者耆老孤子先王未嘗不兼養然其所重特老者而已 又禮書曰明堂位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登歌清廟下管象文王世子曰天子養老登歌清廟下管象祭統曰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則天子之祭祀養老饗諸侯諸侯之相見魯之嘗禘皆升歌下管貴人聲也歌清廟

示德也管象示事也德莫盛於文王之清廟事莫先於文王之象清者德之潔而非任也象者事之始而未形也維清奏象而言文王之典肇禋季札見舞象而言美哉猶有憾則象為文王之詩明矣鄭氏以為武王詩誤矣　又曰養老必歌清廟下管象者以文王善養老故也舞大武者以武王善繼志述事故也嚴陵方氏曰養老之禮無大於此故曰禮之大者也匏竹在下管象以其示事故繼言大合衆以事神之

為道疑其難通故以達言之德之在人則患其不作而已故以興言之書言神人以和則樂之效固有如此者

馬氏曰文德之盛莫盛於文王而登歌清廟者所以發明賓主之德也象與大武皆武王伐紂之樂也下管象所以咏其聲大武所以動其容而大合衆學士以行管象武舞之事所以達有神興有德也神者藏於禮樂之中而不可知則管象舞武以達之德者藏

於人情之間而不可見則管象舞武以興之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

鄭氏曰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𩜁於邑是也

孔氏曰諸侯為畿外羣吏謂畿内鄉遂之官王自養老又令諸侯州里而行養老是終其仁心𩜁於邑為

希驩仰慕行之於邑也

山陰陸氏曰稱王王事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鄭氏曰慮之以大謂先本於孝弟之道敬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禮謂親迎之如見父兄孝養謂親獻之薦之義謂旣歌而語之也仁謂又以命諸侯歸於國復自行之也

孔氏曰此申說視學養老之義謂聖人親行養老之禮記序前代之事也慮謀也大謂孝弟也

長樂劉氏曰聖王躬行養老之事使天下記之以為教化之本故曰記事故始於天子敬老而終於天下為人子者莫不敬其老則其慮事不亦大乎愛親不亦敬乎

嚴陵方氏曰養老之禮所以廣孝也而人之行莫大於孝此慮之以大也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此愛

之以敬也發咏登歌合語下管此行之以禮也適饌省醴珍具此修之以孝養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此紀之以義也命公侯而下各歸而有所養焉此終之以仁也

馬氏曰慮者慮於中而行於外書曰弗慮胡獲莫非慮也而慮有大小慮之以大者孝悌仁之本也孝悌所以示其愛愛而弗敬獸畜之也故愛之以敬所以行敬之情而曲致者存乎禮行之不以禮則直情徑

行樸遬之道也行之以禮則無所不盡而養之不可以無其具故修之以孝養自慮之以大推而至於修之以孝養則君臣又嫌於不分故紀之以義紀者衆目之總也紀散則衆亂故以義定上下之分紀之以義所以致其尊而亦不可以不致其親故又終之以仁慮之以大者仁之本終之以仁者仁之成君子始終之所依者仁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此篇皆出聖人所記故纂者其言如此

紀之以義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蓋方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袒而割牲總干而立雖曰以教諸侯之弟然非所以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是故至是而燕更紀之以義經曰道並行而不相悖此之謂也夫紀之以義矣猶不敢違仁且命之曰反養老於東序纂禮者所以賛明之也楊子曰聖人得書之體若是者近之矣夫禮非聖人制之不能盡非聖人記之不能悉前有聖人作焉後有聖人述焉此道之所以明而不

闓發而不鬱也

石林葉氏曰先賢有道德而釋奠以祭之所以致愛於死者也其行可憲其言可飭則設其席位以尊之所以致懃於生者也皆敬之至也此所以愛之以敬也三老則三公致仕者其爵位尊矣故以父事之則不疑於父五更卿大夫致仕者其爵位差矣故以兄事之則不疑於兄此所謂行之以禮也飲以養陽食以養陰饌則食也醴則飲也適饌省醴其珍具矣故

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以樂侑食此所謂脩之以孝養也文王功成於清廟而為受命之始則歌於堂上武王功成於大武而為受命之終則舞於堂下此所謂紀之以義也自大昕鼓以警衆而至於舞大武則禮終而樂闋國子俊造得以觀於中侯伯子男得以帥於外而猶以為未喻也故命百官反養老幼於東序此所謂終之以仁也義也孝也禮也敬也皆出於禮樂一視學而盡舉之則所謂慮之大也

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兊命曰念終始典於學

鄭氏曰喻猶曉也兊當為説説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説之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

孔氏曰此覆説養老而在下衆庶知道德之備其在學乎謂一舉養老之事以示於下而衆皆知在上之

德備具其備具者即慮之以大而下是也慮之以大是慎其始終之以仁是慎其終養老之事既慎其終始一一露見盡以示衆則衆何得不曉喻焉

嚴陵方氏曰德之備則以能謹其終始故也說命而名曰兊命者猶小雅謂之宵雅歟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内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内豎言復初然後

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内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鄭氏曰朝夕朝朝暮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之為世子非禮之制世子之禮亡言此存其記也色憂憂淺也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羞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也

養疾者齊玄冠玄端也親猶自也饌必敬視為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藥必親嘗試毒味也嘗饌善謂多於前不能飽又不及武王一飯再飯復初復常所服也

孔氏曰此是第五節以文王為世子是聖人之法不可常行故此記尋常世子之禮内豎既言有疾則世子親自齋戒衣玄冠玄端而養也玄冠玄端齋服也故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玄冠綦組纓

士之齋冠也玄端則緇布衣也謂之端者端正也齋必用玄者玄陰之色陰氣静齋亦静故用玄也

嚴陵方氏曰文武之所為聖人之行也世子之記則中人之行而已聖人之制行不以已豈一以文武之道責於人哉故録世子之記於篇末從使後人可跂而及也所謂色憂不滿容者蓋見乎色者既作則動乎容者亦隨之矣喜之類為陽憂之類為陰陽饒而陰乏故憂則容不滿也玉藻所謂親癠色容不盛是

矣齊玄而養謂心致齊而身服玄也致齊不齊故也服玄則以陰幽思故也然則言不說冠帶而養則齊玄可知言一飯再飯則藥必親嘗可知

山陰陸氏曰朝夕至於大寢門外不言之愈麤矣內豎曰今日安據今而已乃有喜色薄乎云爾據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安通於後乃喜深矣復初變膳言初亦言之法羞必知所進羞始而已文王顧末精矣諸然後退爾亦以此不言醫師之藥而言疾之藥著藥

其疾之藥也

禮記集說卷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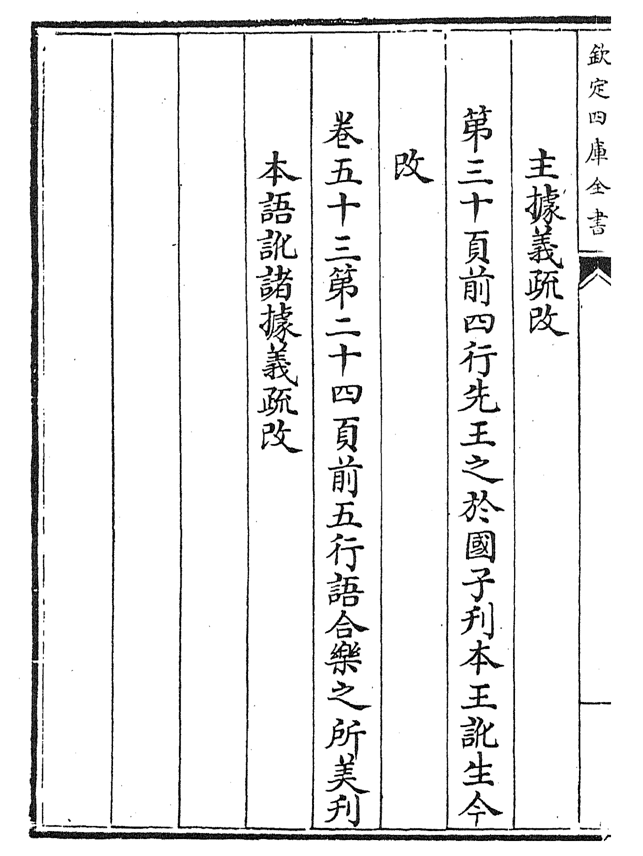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五十二第十二頁前六行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刊本國訛民據監本改

第十四頁後一行學之為父子刊本子訛母今改

第二十一頁前三行其登餕刊本餕訛餞據經文改

第二十三頁前四行若迎牲君執紖刊本紖訛引據祭義改

第二十七頁後一行君與族人燕於堂刊本君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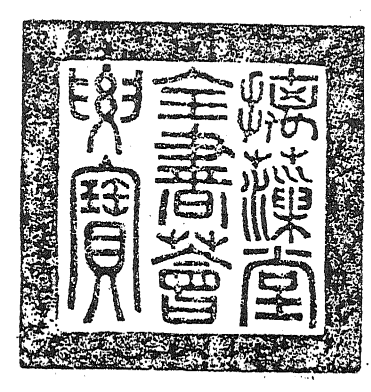
主據義疏改

第三十頁前四行先王之於國子刋本王訛生今

改

卷五十三第二十四頁前五行語合樂之所美刋

本語訛諸據義疏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李溥